



哥伦布学术文库

走向解释学的真理

——伽达默尔哲学述评

严平

东方出版社



哥伦比亚学术文库

走向解释学的真理

——伽达默尔哲学述评

严平



14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亚明

装帧设计：刘林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述评/严平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

(哥伦布学术文库)

ISBN 7-5060-0957-9

I. 走…

II. 严…

III. ①伽达默尔-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②哲学思想-德国-现代

IV. B516.59

走向解释学的真理——

伽达默尔哲学述评

ZOUXIANG JIESHIXUE DE ZHENLI

——JIADAMOER ZHEXUE SHUPING

严 平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0.75

字数：254 千字 印数：1 6000 册

ISBN 7-5060-0957-9/B·151 定价：18.80 元

总之，他的思想是作为对迈斯特·艾克哈特所提的“你们为何外出”这一问题回答的全部尝试。他对这一问题的再一次回答如同在普罗提诺、神秘主义、费希特、黑格尔那里曾经回答过的一样：为了寻找家园(um heimzufinden)。

——《哲学的学徒之年》

序

张世英

这是我国大陆第一部系统而又深入地论述伽达默尔及其哲学思想的确有水平的学术专著。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哲学，尽管被有的西方思想家评判为维护传统的保守主义，但有的评论家却认为这种评判是对伽达默尔的误解。无论如何，伽达默尔哲学中非保守的、激进的思想确实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对于我国大陆哲学界近几年来某些一味拜倒或变相拜倒在传统脚下的现象来说，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哲学以及他所开创的当代诠释学的激进方面和积极方面，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历史的现在固然不能脱离历史的传统与过去，但另一方面，历史的传统与过去也离不开现在而独立地、孤立地存在，因为传统与过去的内涵和意义总是要在后来和现在中展开。传统在其相继流传的过程中，必然要根据新现实的参照系而接纳新的诠释。正是这种新的诠释不断地打破传统原本的限制，使传统具有新的活力而在现在人面前展开一个贴近自己的新视域、新世界。所以传统的流传过程本身也就是不断突破自身、更新自身的过程，所谓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也就是这样的过程。那种视传统为离开后来的诠释而孤立存在的完全过去之物的看法，实际上是扼杀了传统的生命力，使传统不成其为传统。硬要把这种死去了的“传统”搬到今天，以达到某种维护腐朽现实的目的，这实在是伽达默尔所开创的当代诠释学哲学所反对的。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论述当代诠释学哲学创始人伽达默尔的专著，对于大陆近几年来出现的借

继承和发扬传统之名，行因循守旧、反开放和多元化之实的现象，显然可以起到积极的冲击作用。仅此一端，就足以说明这部专著出版的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说，这部专著对于大陆的哲学工作也有颇大的启发意义。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大陆哲学界一般都被束缚于主体—客体的思维模式之中，似乎人生的最大意义和哲学的最高任务只不过是主体与客体之间搭上认识之桥，从而认识到客体的最大、最高的普遍性或相同性而已。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主要来源于西方旧的传统哲学。按照伽达默尔的老师海德格尔的观点，西方自柏拉图以后二千多年的旧形而上学就是以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为基础的。在海德格尔看来，人把握世界上事物的基本方式有二：一是把事物看成现成的、在手的东西（das Vorhadene），实际把事物当做外在的认识对象或客体，这也就是主客二分的方式，所以海德格尔把西方旧形而上学称为“现成在手的東西的存在论”。二是把事物看成使用着的、上手的东西（das Zuhandene），这是比认识更为切近事物的方式，它是一种使用中的烦忙，是深入事物，与事物打交道，在这种使用着的打交道的过程中，人与事物不是主客二分的关系，而是融为一体的关系，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事物才真正是其所是，才有整体的意义联系。海德格尔由此而提出了“事实的诠释学”。伽达默尔遵循海德格尔的思路并引用海德格尔的“现成在手”与“使用上手”的概念来阐明他自己的诠释学哲学观点。伽达默尔不仅阐发了主客之间的融合，而且独特地提出和阐发了古今之间的融合，这就更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狄尔泰、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对主客二分式的批评。严平博士的这部专著通过对伽达默尔哲学的论述，必将对大陆哲学界流行的僵硬的主客二分模式起到一些消解的作用。人不仅仅是认识的主体，而且是知、情、意等的统一体，人不应当仅仅把事物当作自己的外

部对象而加以认识，而且原始地是和万物一体相通的；人在有了主客二分的自我意识之后，还能进而超越主客二分，在更高的水平上回复和进入主客融合、物我两忘的高远境界。我以为人生的最大意义和价值以及哲学的最高任务也就在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境界和自己的哲学观点，哲学家应当“寻找家园”而创作自己的哲学学说。我希望严平博士能在这部专著的基础上继续多在这方面作些理论上的阐发和加深的工作。

严平博士这部专著以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一书为核心，由此而延伸到对伽氏全部思想的论述，最后以“伽达默尔思想的当代遭遇”为题，勾画了伽氏与其他当代哲学家的争论，以及伽氏在这些争论中对自己思想的阐发与发展，这就大大有助于读者全面和深入了解伽氏哲学的实质及其在当代国际哲学论坛上的地位和影响。显然，作者在本书中所提供的不是一些外在的、强加给读者的结论，而是让作者自行评判伽达默尔及其哲学的宽广空间。

古老的土地上需要新的滋养，我们的学术界需要这样的新论新著。

是为序。

一九九六年三月一日于北京大学

自序：为了寻找家园

在 20 世纪的德国哲学中，有三部划时代的巨著，即胡塞尔的《逻辑研究》（1900/01），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27）以及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真理与方法》（1960）。这已是学界较为公认的看法。由于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出现，解释学在当今已成为“显学”。^①

《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的出版标志着哲学解释学作为一个哲学流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一系列全新的思想和概念。其中，真理概念更是至关重要。对于真理（*Wahrheit*）这一古老的概念，人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其后也是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不过它一般仅限于认识论范围之内。但自尼采开始，就在摧毁真理在认识论上的至尊地位。海德格尔则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展示了真理的内涵。他既释放了作为西哲史上囚徒的存在，也释放了真理。其真理学说成为日后伽达默尔真理学说的直接来源。伽达默尔亦从本体论的角度去发掘真理的内涵，也将

① 关于解释学的影响，穆勒—伏尔默（Mueller—Vollmer）在其《解释学导读》中说：“对解释学问题的关注在近几十年中已成为共识，解释学这一术语及其派生物已被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代表人物越来越多地频繁使用……今天，解释学这一术语指示了这样一种关注，这种关注为诸如哲学、社会学、历史、神学、心理学、语法学、文学批评以及最大程度上是人文学等知识领域内的成员所拥有。”见穆勒—伏尔默编 *The Hermeneutics Reader*，序言第 IX 页，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出版，纽约，1989 年。

真理与艺术、诗等联系起来,但与之不同的是,他从哲学解释学的视野出发,将真理发展成一个完备的体系。这种体系并不在于他对真理是否作出完满明晰的定义,而在于他对真理问题的彻底改造和他对真理内涵的延伸。这就使得真理大大超出以往所围的范围,使真理走向了艺术、历史和语言,使真理从封闭的科学领域走向了理解、生活世界,也走向了他后期所发展的新的概念:理性和实践。严格地说,其真理学说远不局限于他学术生涯中期所著的《真理与方法》。实际上,他后期对真理的关注仍不减于前期。西方学者一般将伽达默尔的学术生涯划分为三个时期:1922—1949 年为其学术思想的早期,这段时期也可被称之为前解释学阶段或“政治的解释学”阶段;1949—1960 年之间的 11 年为中期,即构思酝酿《真理与方法》的孕育期,也可以说是哲学解释学的创立阶段;1960 年至现在是其学术生涯的晚期,是其哲学解释学理论的运用阶段,也被称之为实践哲学阶段。在这一时期,他把哲学解释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用来探讨了许多社会伦理问题,如理性、实践、实践智慧、善、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等^①。不过,后期已从理论的真理进入到运用的真理,他的哲学已从理论的解释学走向了实践的解释学,即价值伦理学。但无论何时,其真理观都是他一以贯之的主题。

从伽达默尔出版的著述来看,《真理与方法》被列为《全集》十卷中的第一卷,这不能不说有一种奠基性的意义。在《真理与方法》出版前后,伽达默尔围绕这一论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后收录

① 关于伽达默尔学术思想的分期,详见苏里万(Robert R. Sullivan)的《政治的解释学: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早期思想》(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伦敦,1989年)中的第一章“早期伽达默尔导言”,第116页。苏里万是研究伽达默尔早期思想的著名学者,除此书外,他还译有伽达默尔的自传体著作《哲学的学徒之年》(*Philosophische Lehrjahre*,英译本 *Philosophical Apprenticeships* 哲学的学徒),剑桥,1985年)。

在《全集》第二卷中,作为《真理与方法》的补充和索引本出版。其中的重要文章如“现象学与辩证法——一个自我批判的尝试”和“伽达默尔自述”,论述了其方法来源、理论基础和思想发展。专论真理的文章有“何谓真理”和“人文科学中的真理”。其余诸篇也与真理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全集》第三卷和第四卷均题为《新哲学》。第三卷重点论述了三个代表性人物: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他们都是伽达默尔真理思想的理论来源。本书中有他为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起源》一书所撰写的导言“艺术作品的真理”。第四卷的副标题为“问题一构成”,其内容涉及到哲学史、时间之谜、伦理学问题、人类学问题等。这卷与其后期所发展的运用真理(如理性、实践)关系非常密切。另外,伽达默尔受其先师海德格尔的影响,以自己渊博的古希腊哲学史知识,撰写了大量古希腊哲学的著述,后收录在《全集》第五、六、七这三卷洋洋洒洒的集子中。这里面,记载了他真理观的古希腊之源,以及他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继承而来的实践、善、时代精神等概念。第八、九卷题为《美学与诗学》,它们收录了伽达默尔一系列有关艺术、美学与诗学的论著。艺术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真理观第一个要维护的领域,故它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全集》第十卷是附录和索引。总之,纵观伽达默尔的全部思想,其真理观无论如何都应居于核心的位置。^①

①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伽达默尔是位多产的哲学家,全集十卷并没有包括他的全部著述,如他的《短论集》四卷本只有部分被收录,而他1922年的博士论文《柏拉图对话中欲望的本质》(*Das Wesen der Lust in den Platonischen Dialogen*)只有打印稿副本存于海德堡哲学讨论班的图书馆中,并未出版问世;第二,关于《真理与方法》在伽达默尔全集十卷或其整个体系中的奠基性意义,我们从另一个方面也看得出来,这就是:由于《真理与方法》给伽达默尔带来的巨大声誉,他在早期还不为人知的著作也相继得到出版,当然也被人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进行解释;而伽达默尔的后期著述,更是被理所当然地解释为哲学解释学的“应用”。

伽达默尔的真理观穷根究底，乃是对科学时代境况的一种反思和反映。这从他《真理与方法》一书的标题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所谓的方法其实是指自然科学方法，尤其是指由培根和笛卡尔分别开创的经验归纳法和演绎法，以及人文科学从自然科学那里借用来的方法。说到底，也就是方法在科技昌明的今天所造成的控制意识。方法论时代其实也就是科学泛滥和科学控制加剧的时代。这种科学控制意识甚至由对自然的主宰而变成了主宰人的生活的东西。这便是使人异化为物的原因。在这种异化面前，真理不再是对存在和人的生活意义的揭示，而是变成为与人相异的东西，并且，人类只能通过方法才能获得它。这就是伽达默尔首次让真理和方法分离开来的理由，其含意是：方法并不能保证人获得真理，方法并未给人提供一条通向真理的康庄大道，相反，真理困惑着具有方法的人。方法使真理异化并有放逐在外的感觉。他的目的，正是要使真理重返家园。当然，伽达默尔对方法的批判和对方法的消解的主张是否正确，这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的真理理论直接就借助了现象学和辩证法这两个方法来源。但是，他选取方法这一独特的角度来批判当代科学的控制意识，这不能不说是其一大特色。

既然科学方法是异化之源，它并不能保证人们获得真理，于是他便着手探寻了几条通向真理的非方法大道：艺术、历史和语言。他通过对美学上的主观主义（如康德）的批判，首先强调了艺术经验与科学经验的对峙，强调了艺术也是一种认识，艺术中也有真理，因为艺术就是一种自我理解的方式。艺术作为存在的真理之显现，即是游戏（Spiel）。游戏摆脱了主体和客体，具有真理之发生（Wahrheitsgeschehen）和真理之参与（Teilhabe Wahrheit）的特性。这就突出了艺术作品的本体论意义。而艺术作品正是表现为本文和遗产，对艺术的理解总是包含着历史的中介，由此伽达默尔又提出了历史理解中的真理问题。在他看来，理解不仅贯穿到美学之中，而且还贯穿到传统和历史之中，因为理解归根到底是在人

世的基本模式，人类的任何东西，如本文、传统和历史，均可还原为这种基本模式。真正的历史对象并非对象，并不是主体或客体，而是二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此即他所谓的前科学的理解或前科学的真理。偏见在历史的理解中作为真理的条件而出现，因为正是带有偏见的人通过视界的相互寻视和融合，才使得效果历史发生作用；这种效果历史的真理最终通过辩证法即问答逻辑而呈现出来。在伽达默尔看来，艺术与历史乃是理解的两种模式，而这两种模式最终统一于语言。语言即理解，亦即存在的模式。“能被理解的存在即是语言”。

因此，语言就不是符号工具，语言并非摹本，它具有使世界得以表现和继续存在的作用，故可以说，语言观即世界观。伽达默尔正是在这种本体化和思辨化的语言中昭示真理问题的。正是由此，语言问题才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在伽达默尔学术思想的后期，他在与哈贝马斯、利科、德里达等人所进行的批判与反批判的论战中逐渐将兴趣转向实践哲学，而更为关注价值、生存等伦理学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他放弃了他早、中期的真理观念和对方法的批判，勿宁说，他是以实践、理性、修辞学、善等语词来表示他对真理问题的关注的。中期对科学技术的批判甚为激烈，晚期温和了一些，不再强调科学与真理或方法与真理之间的截然对立，水火不容，只是说，在科学泛滥的今天，人们既要看到科学给人带来的益处，更需要人在当前的状况中保持理性，对其作清醒的反思。^①这是一种有效的自

① 一些学者表示过伽达默尔所要反对的并不是科学，而是对科学所作的错误理解，即反对那种认为科学是真理的唯一衡量标准、科学方法是获得真理的唯一保证的主张。伯恩斯坦(Rechard J. Bernstein)说：“伽达默尔批判的主要目标并非科学，而是科学主义。”(见《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费城，1983年，第168页)另见荷伊(D. C. Hoy)的《批评的循环》，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19页。

我理解，是理性的力量，同时也是解释学的宗旨。因为伦理学也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即为人们提供正确的理解方式和生活方式。此即他所谓的实践。在实践中人类结为共同体，团结起来进行对话，而这种对话是永久的，是未完成的理解。伽达默尔将解释学的真理理论运用于人类生活经验，实是为了给人类提供一剂救世良方。这就是他对真理问题重新审视的意义。

伽达默尔所说的真理是一种前科学的(vor-wissenschaftliche)、或者说前苏格拉底的(vor-sokratik)真理，这种真理源于古希腊的巴门尼德，因为他最早区分了一与多，并断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在20世纪初期，伽达默尔的先师海德格尔在其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中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伽氏则秉承先师教训，将其发展为一种完备的体系。当然对于这个完备的体系，人们必须作宽泛的理解，而不应拘泥于“真理”一词，也就是说，不要期待伽达默尔对真理概念作出完整明晰的定义，也不要期待他给人们提供一套有别于其他人的真理标准。事实上，伽达默尔很少提及真理。他并没有对真理作理论的探讨，更不要说方法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对理解的历史性、传统的力量以及作为世界观的语言性等等所作的大量丰富的分析^①。翻阅《真理与方法》，人们会发现真理并不是全书的整个主题，它仅仅在书末才被简略地讨论。“真理”一词甚至没有在索引中标注出来^②。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愿望，并不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真理理论和方法理论，而在于使一种关于真理的本原性的、前科学的经验为人认识，这种真理经验在理解人文科学和技术的生活世界时，是被科学主义和客观主义遮蔽着的。由此，伽达默尔才用这种解释学的真理来表达他对本体论的强调，并使历

① 见格龙丁(Jean Grondin)的《解释学的真理?》，西德学院论坛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174页。

史研究为人注意,而非着力去强调一种抽象的真理概念。真理是理解中持续发生的东西,它并不需要演绎(Deduction),相反,它必须从它的本原(即主—客体的原始的统一),从它自身中显现出来。

伽达默尔的这种前科学的真理是对自柏拉图、尤其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符合论(Korrespondenz Theorie)真理观的扬弃和批判。这种符合论真理观自那时以来一直盛行不衰,成为西哲学上认识论的主线。它以主—客体的分离为特征,无论是侧重于客体的唯物主义,还是侧重于主体的唯心主义,都未能免除这种分离。而伽达默尔的真理则是主—客体的原始的统一,是存在的去蔽、揭示和显现。这是对科学及其方法的反叛,因为科学与方法就是立足于主—客体的分离的,它使二者对立,以便主体能对客体作静态或动态的研究,进而控制客体,征服客体;而客观主义科学观也打着尊重客体、尊重规律的幌子对自然进行公开任意的掠夺,而非对自然进行保护。海德格尔曾反复论述过这一主题,并暗示了主体性的死亡。伽达默尔继续了这一主题,并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证明:由于科学的控制意识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由于主体对客体的胜利而滋生出的方法论意识,真理已经无家可归并处于放逐的途中。像海德格尔一生都在忧思如何唤回存在、思一样,伽达默尔也忧思如何才能唤回本真的真理,如何才能使它从异化中重返家园。

这便是伽达默尔的怀乡病(Nostalgie),怀乡意识。他早年研习古希腊哲学,并由此获得博士学位。晚年他也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寻找源泉,汲取养料。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他的“为了寻找家园”(um heimzufinden)和“使自己处于家中”(Einhau-sung)。在他看来,古希腊是他的家,他的真理在那里,他的理性、实践,他的存在的本真性,他的善、幸福、友谊、实践智慧(Phronesis)等都在那里。因此,他自然想回到他早期学到的东西中。他的后期向前期的返回是其思想中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他后期从理论哲学转向应用哲学,转向人、生存、价值等伦理学问题,这同苏

格拉底的将哲学从天上拉到人间一样,故有人也因此而称他为当代的苏格拉底。

伽达默尔的真理观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深刻问题:人如何才能在科技昌明的今天看待自己的存在?如何才能保障人对真理的认识?主—客体分离的认识论以及依附于这种认识论的科学方法都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当今哲学的几大主流如分析哲学、科学哲学和结构主义更是偏离了这一问题。这也许就是伽达默尔的真理理论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地方。当然,其真理理论在展示他激进的反科学、反方法态度时难免失之偏颇。首先是他消解方法的努力并非有效。他在真理与方法之间所作的生硬比较不免有点言过其实,也不免搞混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延续性。况且他自己也有一套解释学的方法,即现象学和辩证法方法。其次,是他在消除方法论的绝对主义和客观主义时不免流于相对。其相对主义思想在他的历史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他认为历史中的理解均不是绝对的,均无客观性可言。这正是贝蒂和赫施所要批判的。这种相对主义最终又易于导致虚无主义。因此,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真理理论出现后,便遇上了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利科、德里达、赫施等人提出的种种诘难。他们还批判了伽达默尔在历史理解问题上的保守主义倾向。关于伽氏,自60年代起,就有研究他的著作问世,^① 尽管褒贬不一,见仁见智,据理成说,原本也属正常

①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帕尔默(Richard E. Palmer)的《解释学:施耐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理论》(埃文斯顿,西北大学出版社,1969年)。这是一本首批介绍著名解释学家的解释理论并将其运用到当代文学批评的著作。到1982年为止,本书已再版了六次,可见影响之大。帕尔默曾于1964—1965年在海德堡大学和苏黎士大学的解释学研究所作过两年博士后研究,亲聆过伽达默尔指导。他曾撰写过解释学文章多篇,并参与翻译了《对话与解构: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交锋》(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哲学解释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伦敦,1976年)。

现象。不过，从西方众多学者对他的学说的阐释、发挥、甚至从相反方向对其所作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作为当代哲学大师的地位几乎是无可置疑的。当然，若真论其学说的影响，也许还得待以后多年才能显出。本文在此只是作为其学术思想的一个基本的探索性的研究而已。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改写增删而成。论文的写作自始至终得到了我的导师张世英先生的悉心指点。先生所授，不仅有学问，而且还有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这令我永志难忘。赵敦华教授、宋祖良教授多次向笔者提出有价值的修改建议，并提供资料；邓安庆学兄、方鸣学兄和陈亚明女士也给予了诸多帮助，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目 次

序	张世英 1
自 序：为了寻找家园	1
第一部分 流放中的真理	1
第一章 寻找开端之路	3
一、从学简历	3
二、早期到晚期的思想主题	9
第二章 方法还是真理：一个二难选择	15
一、方法史探源	18
二、反思与批判	22
1. 自然科学方法论批判	22
2. 人文科学方法论批判	26
3. 伽达默尔后期对方法论的批判	28
三、批判的意义	32
1. 关于《真理与方法》书名的解释	32
2. 方法论批判的意义	37
第三章 方法背后：真理问题的重新审视	43
一、西方真理观概说	44
二、寻找原型：以古希腊哲学为典范	47
三、批判与复兴：黑格尔再认识	51
四、走海德格尔之路	54
1. 渊源关系	54
2. 殊途同归	60